思旋天地 思旋

人人生日 喜氣洋洋

靈犬獻瑞，旺旺旺！戊戌新春一晃便到年初七，今日也是人日，正是人人生日，你我他都是生日的好日子。

年初五開市大吉之日，正是港交所交易廣場金融大會堂開幕之日。良辰吉日，敦請特首林鄭月娥、港交所主席周松崗親臨開鑼儀式，喜氣洋洋。新春頭頭，語多吉祥，恭喜之聲處處聞。特首林鄭月娥容光煥發，向滿堂嘉賓致詞祝福。她預言香港經濟繼續繁榮，香港股市亦因環球經濟平穩而穩步上升。不過，作為香港的大家長，她語重心長地提醒投資者，在波濤洶湧的金融市場中，要謹慎小心。特首林鄭指出，金融大會堂的啟用，標誌着香港金融事業譜寫新篇章。她又表示，對香港金融業前景感樂觀。

年初五開市日，香港股市波動得很。正如去歲一樣波幅甚大，恒指以50點升幅開了紅盤，瞬間卻因內房股等影響而倒跌數百點之巨。其間大上大落動輒數百點，實在令人震怯。恒指在31,000點間浮沉，市場中有經驗的投資者形容，市場真像一隻靈犬，跑上跑落，投資者可得萬萬要小心。尤其是喜歡玩衍生工具者，就是要知所進退，如何應付動盪的局面。最重要是「持盈保泰」，保本為上。否則，進退間老本也蝕了，奈何！奈何！

當然，升市也好，跌市也好，總會有升或跌的股份。最重要是投資者的眼光和運氣，是否能趨吉避凶，拿捏準確，方能致勝。一年之計在於春，開局時望能先勝為快。被稱為強勢股例如騰訊（0700）、港交所（0388）、平保（2318）、舜宇光學（2382）等，還有大媽大叔喜愛的股票滙豐（0005）、科網股等等，思旋再次申報利益，長期以來，這些都是我的愛股。

在投資市場中打滾的人，大多有些迷信，凡事講意頭，以取心安理得。不過，我認為幸福要從奮鬥得來，財富也是從奮鬥中取得，「愛拚才會贏」，在任何市場中搵食，就一定要熟讀功課，掌握訊息和資料，然後融會貫通，作出投資判斷。就算輸了，也是心安理得。

恭喜你也恭喜我自己。因為今天是你的生日，也是我的生日，人人的生日。尤記得小時候，母親在人日都喜「煲粥」給家人共吃。有時候煲的是「髮菜蠔豉瘦肉粥」，有時候煲「蘿蔔雜菜五穀米粥」。還記得母親娓娓道來，解釋粥的來由。她說：「這不但是有意頭的食品，同樣是養生的。」今年年初一時，我吃了「髮菜蠔豉大腩瘦肉湯」，取其發財好市。今天人日，我吃的是「蘿蔔雜菜五穀米粥」，養生之道，樂哉！

新春期間，來自各地的親友相聚一起，互相祝福，互道家常，真樂也！姨甥健威從加拿大返港探親和拜年，思旋阿姨親切地說：「很久未見，一切可好？」出乎意料的是健威哈哈笑道：「我雖在加拿大，但卻知道你的一言一動。」原來他是思旋忠實的讀者，在加拿大商報中便有思旋天地的刊出。世界真是小小小啊！

■祝大家喜氣洋洋！笑口常開！ 網上圖片

方寸不亂 方芳

撲針過年

打工仔撲水過年，為的是應對春節的花費和年度繳稅；今年春節還多了一項撲針過年，流感肆虐，死亡人數有增，小學幼稚園急需停課，家長才驚覺要為孩子打流感防疫針，可惜此刻又一針難求。

家中的年輕父母，節前為幼兒撲針，撲了兩間私立醫院都落空，最後在兒科醫生處得到最後一針，有如中了六合彩，安安心心過個年。春節期間公立醫院逼爆程度被形容為慘不忍睹，在此嚴峻時刻，仍然有人在爭論是否需要打針，可見政府的指引還是不夠的。

有位醫生朋友，女兒的幼稚園也淪陷了，同班同學有兩人中招，醫生女兒因為早打了流感防疫針而沒有染病，可見針藥還是有效用的。但母親往學校接送，竟惹上普通感冒發高燒，連正在吃母乳的嬰兒也受到感染。

當然，有的認為疫苗未必對症，也有認為面對流感，應該以自身抗體抗疫，而不是靠針藥製造抗體，才是長遠之舉。話是不錯，上幾代人滿山滿街跑不洗手，亂吃東西都沒病，但今天家庭不乏酒精搓手液和口罩，還是抗不了病。

事實上，今天我們的生活習慣和食物都有所改變，上一代社會資源匱乏，假日親子活動是行山游泳，體育鍛煉幾乎是唯一的娛樂，今天社會富裕了，假日親子活動是飲茶行商場或看電影；而且，食物也有改變，我們吃化學成份的東西也是有增無減。大疫當前，靠疫苗也似乎是沒有別的選擇。

年初一，發個短訊向老朋友拜年，朋友回覆很奇怪，言詞傷感，又沒言明何事，只說過些日子約聚。隱隱然有點不安，新春期間無謂對傷感事問長問短，但基於對老朋友的關心，還是忍不住往其他途徑打探，原來對方家庭成員遭劫難，流感奪去了其女兒的生命，世侄女年輕力壯，正當盛年，也不敵流感肆虐。面對流感，不光是長者和孩子，年輕人也不可掉以輕心。

七嘴八舌 小臻

成功人士尊崇中國文化

戊戌狗年伊始祝願中華民族更強盛！人人生活開心快樂！隨着年齡的增長，愈來愈領悟到時光飛逝，活得開心最重要。

今年新春比往年活躍，特別去了幾個親朋家中拜年，令幾天假期蠻充實。大年初二隨朋友去了香港孔教學院院長、世界儒商聯合會會長湯恩佳博士家拜年，超過二萬多呎的大宅連花園平台，自然是吾等平民開眼界的時刻，湯家大宅不是金碧輝煌的奢華，而是具古色古香的文化氣息，最重要是主人家很慈祥，親切待人，讓人很易適應。

最驚喜的是當湯院長接過筆者遞上的名片時，特別給了一個拱手禮，「因為妳沒有英文名，我對不用英文名的人都給拱手禮，見到人尊重，這種中國文化我很高興！我的工人才叫Mary、Annie」，不愧是孔子信徒。

在湯家大宅見到最多是孔子雕像，他直言只推崇中國孔子儒家學說，世界各地最富有的華商都不是信奉西方教派，而是以中國儒家思想文化作做人處世宗旨。他很堅持承傳中國傳統文化習俗，今年84歲的湯院長當日率領他兒子、侄兒一齊拜神，親自負責稟神，由當天大神到觀音、祖先、孔聖人，門口土地公，聽他稟神都是匯報家庭、學院過去一年的成績，感恩各方神靈保佑，祈求新一年順利！他認為不是迷信，是做人要懂得感恩。

湯院長自幼尊孔，19歲以51港元起家，開染料公司，因待人至誠，重義守信，以儒治商，尊奉孔子的「禮治」、「德治」，獲各方垂顧，生意日益興隆，成為「國際十大儒商」。五十多歲已從商場轉到致力於弘揚孔子儒家思想，身體力行宣揚孔子思想精義，將大部分精力投入到對孔子儒家思想的研究、對海內外孔子文化古蹟的考察和捐助孔教事業，以實際行動點燃孔聖之火。

記得去年女兒湯惠心出嫁，湯院長特別為她搞了古代士族婚禮，除了是送女兒一個盛大隆重的婚禮外，更希望藉以弘揚中華文化。

湯院長認為中國以前太窮，目前是國力最好的時期，做中國人最自豪的時刻！全世界最多的人是中國人，所以中華民族文化、好的傳統應該要保持下去。

翠袖乾坤 連盈慧

少問也是關心

過去長輩們新年派過利是，碰上十八廿二小輩，總愛笑問一句：「明年輪到你派利是啦！」碰上年過三十的大小王老五，更多了一句：「怎麼還不結婚呀，跟你同年的大B都有孩子了，比你年小的細B也有女朋友了！」

那些安娣們婚姻幸福，也多希望小侄子們早日成家，真是子非魚焉知魚之樂與不樂，可不知今日很多適婚年齡的男生，不比過去其他年代適婚年齡的男生，已視婚姻屬個人私隱，難道獨身的理由要向長輩們表白：還未找到天下第一號美女呀，事業尚未成功，談戀愛仍須等待，或者坦言儲不夠錢首期上車，甚至說娛樂版藝人離婚新聞看得太多，對婚姻已失信心。

更無可能說曾經愛過的伴侶已離我而去，愛定了她，寧願此生非卿莫娶……上世紀的男生就算滿肚子不高興，表面上還嘻嘻哈哈混過答話，但是新一代的男生，說話就不愛轉彎抹角，給人問多了，碰上同一問話這個安娣是一百九十九個，心情不好時，忍不住氣就很容易起火，有年便見過那樣的場面，年屆不惑的獨身男主角，回應問他為什麼還未結婚的姑姑，就毫不客氣給她劈臉：「你再這樣嚕囌，好給我滾！！」嚇得老人家灰頭灰臉幾乎下不了台。

現代父母也都深知兒女脾性，後輩的婚姻大事很少去管，兒女的想法都在他們意料中，明白其中最大的理由，還是自由對獨身者才是最大的誘惑，視家室之累為擔枷之苦，哪管得什麼傳宗接代，有個小男生就對父母說過，現在不是農業時代了，不需要生個兒子耕田呀！

有些父母私下還對人笑說，時光倒流自己也可能不會結婚，有些家庭滿堂成年獨身兒女已見怪不怪，內地容許二孩政策，已婚的仍多堅持生一個，男女獨身多，還是世界普遍現象，好些新一代都愛唱「愛情誠可貴，自由價更高！」

■祝福盡在不言中（設計圖片）。 作者提供

獨家風景 呂書練

流感驚慌

冬日流感襲港，病毒肆虐，家有老幼者，自然格外關注。所以，歌手兼母親的謝安琪也在其家長群組中議論，相關言論錄音在網上流出，內容質疑流感疫苗成效低，十人打針，九人照流感，懷疑製作有否通過安全檢測，更指流感疫苗為「變種勁菌」……

由於名人效應，錄音迅即在網上瘋傳，引致多位醫學界人士高調反駁，包括香港大學講座教授袁國勇。醫學界向來主張注射疫苗，但說打流感針並不能保證不會「發病」，只是減少機率和增強抗病能力，就像經常做運動者也會患病一樣。

謝安琪和袁國勇各自代表不同的持份者，並以不同的身份發表觀點，各有道理，謝作為家長和消費者有權質疑，袁作為科學家和醫生也難免要維護專業尊嚴。

這場「疫苗之爭」對消費者來說是好事，至少令人關注疫苗以外的其他選擇。其實，醫生叫人看病服藥打預防針，是耳熟能詳的話。但在商業社會，確有不良醫生為謀利或怕承擔責任而亂開藥方，亂叫人打針、入院開刀等現象。

我十年前曾被醫生誤診為「敗血症」而入院，結果，出現一場非病者在醫院捱了一晚冷氣兼與病毒共舞、出院後患上重感冒的荒唐劇。

記得甫到醫院登記即被人抬上擔架，我當時沒感覺不舒服，說要自己走，結果遭遇如「五花大綁」般被人強行按下。理由是，萬一我倒下，他們要負責。

我被安排在一間雙人房，病房冷氣濕氣很重，對床是位咳嗽不停的感冒病人，我全晚被吵和被凍得睡不着，心早涼了一半：不被傳染才怪！

更匪夷所思的是，醫生檢查後，居然問我：「你根本沒病，為什麼入院？」我說：「對呀，是你們強迫我住院。我可以馬上出院嗎？」他隨即變臉：「既然來了，就留一晚，萬一你今晚出事……」翌晨，另一位醫生巡房，又責問我為什麼住院，好像我閒着沒事來霸佔病房。

一場「敗血症恐慌」消除了，但是，醫院的病毒已侵我身心，回家當晚怕冷發燒、頭痛骨痛，鼻塞咳嗽……

今年春節，我不幸中招，家人叫我到醫院看病，但我見過鬼怕黑，堅決不去。只在家中充分休息和保暖，並不停喝水，只服了某牌子止咳水，至初五已近康復。

事後得知，節日期間到醫院看病，要輪候八小時以上，我慶幸自己「避過一難」……其實，這次多得我過去一年積極運動、增強體質，這才是根本！

百家廊 鍾倩

讀懂梅貽琦的三個「大」（上）

有一種情懷叫《無問西東》。作為清華大學120周年的獻禮片，這部電影觸動了無數觀眾的心房。因每個人都青春過，很多人心底都有個清華夢。說到大學，近日有兩則關於新聞引發的關注：著名生物學家施一公辭掉清華大學副校長職務，將全部精力投入到正在建設的西湖大學，他的「轉身」將為高等教育注入新的活力。另一則，女博士羅茜茜舉報北航教授陳小武性騷擾女學生，這位教授被校方嚴肅處理。

不知從何時起，高校變成性騷擾的重災區，這不禁叫人追問，究竟是師德失範還是風氣變壞？當象牙塔淪為失序的精神家園，整個社會的文明發展又從何談起？我生於大學，長在大學的，對校園有着特殊的情感，對當下校園頻發的亂象擁有深刻省思。新年伊始，閱讀了岳南先生的新作《大學與大師：清華校長梅貽琦傳》後，我又觸發諸多新的思考，通過梅貽琦的二十四載清華校長之路，我弄明白了他為什麼被海峽兩岸譽為「終身校長」，讀懂了梅貽琦的三個「大」，大師、大學、大寫的「中國人」，也從歷史長河中的悲壯身影俯視當下，看到新時代高等教育面臨的新問題。「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

此梅氏「金句」，經常被人引用。很多人不知道的是，這句話出自他就任清華的演講，他還說道，「辦學校，特別是辦大學，應有兩種目的：一是研究學術，二是造就人才」，「各人在自己的地位上，盡自己的力，則若干時期之後，自能達到救國的目的了。我們做教師做學生的，最好最切實的救國方法，就是致力學術，造成有用人才，將來為國家服務。」無論是初上任後的學潮，西南聯大的動盪，還是赴台建設「新竹」清華的艱難，梅貽琦始終秉承辦校救國的理念，不遺餘力，又鞠躬盡瘁，用滿腔熱血和愈挫愈勇譜寫了恢弘而激奮的勵志心曲。細節中顯品格，小事中見精神，他首次留學美國時，給二弟的回信中提及還書一事：「中學范蓮青先生未將藍皮書送來，約被遺失。但此書係借自高等學堂湯謫卿先生者名，倘不能尋着可於保定取回書中找出兄所讀者（與此相同）及曾文正手札（七本借自傅光亭兄）Junior couse of compositiion by nesfield，（一本借自陸康衢兄）一同寄保，交魏孟藩兄托伊轉三人，吾弟宜寫一信，述說明白。蓋兄所欠人，務欲償還，不然則我以為無心，人疑其有意苟得之事，兄不屑為。至於人或欠我，不必深追，物輕情重，全其大者而棄其小者可也。」身在國外，仍惦記着借書事宜，從中可窺見梅貽琦的為人處事與學識修養，叫人由衷敬佩，而他任職清華期間的高風亮節、沉毅精誠也就不難理解了。

在清華璀璨的歷史星空中，周詒春、張煜金、羅忠治、嚴鶴琴、金邦正、王文顯，這些校長的名字就像劃過的流星，轉瞬而逝，惟有梅貽琦先生，如一顆恒星，熠熠發光。在前幾任校長斬於下馬的緊要關頭，蟄伏海外三年的梅貽琦披掛上任，他憑借教授治教站穩腳跟，用清廉奉公做出表率，主張通識教育贏得青睞，秉承自由精神領航清華。

梅貽琦夫人韓詠華回憶，「任校長期間，月涵廉潔奉公的作風仍像在監督處一樣，過去甲所住宅的一切日用物品包括手紙都是由公家供給的，有公務人員按時送到，月涵繼任後一切全免，公私分清，私宅的一切自己掏錢。我和月涵一起進城時可以坐他的小轎車，我一人進城時永遠乘班車，從未要過他的小車。」他立德立行，沉默寡言，孤獨自持，親力親為，也鑄就了他的另一種品格：堅韌不拔。

出身南開、師承張伯苓的梅貽琦，卻繼承蔡元培的理念，「思想自由，兼容並包」，這並非是違拗恩師，而是尋找另一種可能，就像施一公建設西湖大學。最關鍵的是，海歸派梅貽琦擁有11年的豐富經驗，他在美當留學生監督時接觸面廣，相當於一教育部長，既汲取了儒學的營養，也接觸西方文化，開現代文化之風氣，走人文和理工並重的路子水到渠成。

這是梅貽琦的第一個「大」，所謂大師，不只是頭頂光環多麼耀眼，而是致力學問、心無旁騖的崇高品格。他踐行「教授治校」，抓住辦學的「牛鼻子」，前北大校長蔣夢麟說過，「在一個大學中，校長、教授、學生是三種勢力，如果三者之中，有兩種聯合起來，反對其餘一種，一種必然失敗；梅貽琦跟教授相處很好，校長的職務是率領職員為教授服務，在這種運用中，他其實掌握了大權，並且在學校有事的時候，教授會總是幫他的忙，後來的幾次學生運動中，教授會總是跟梅校長在一邊」；他設立「三會」（即教授會、評議會、校務會議）制度，善於集思廣益，校友趙訪熊說「當年全校有34個委員會」，最讓人艷羨的是，他還引進國際教師進修制度，設立帶薪休假，「任滿五年，休假一年，如欲出國研究，除支半薪外，還補助川資美金520元，及每月研究費美金百元。」

就是在校內資金極度緊張的1932年和1933年上半年，庚款停付、財部延緩支付維持費，他仍想方設法送教授出國進修研究，且每年人數由七八人陸續增至十餘人；至1936年，共補助70人，集中以教授人數為最多。他提倡通識教育，重視體育、游泳等科目，如著名史學家何炳棣的評價，「我國20世紀論大學教育以通識為本、專識為末，從未有堅毅明通如梅師者。唯大師始克通專備具，唯大師始能啟沃未來之大師，此清華精神之所以為大也。」他鐵面奉公，呵護學術空間，曾任清華秘書長的楊公兆，是位有聲望且幹練的「回國學人」，對清華建築和校務作出很大貢獻，他要求校長聘他為教授，梅先生認為學校行政人員與教授對大學各有貢獻、相輔相成，同等重要，各有任務，職司不同，不可混為一談，最終楊公兆辭職而去，梅貽琦不為友情所動，不畏壓力，擇善固執，使人省思。

正是梅校長雷厲風行的作風，鑄就了清華的生命根基。大師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一天兩天能得聘成功的，對於有才華的青年學者，同樣需要注意延聘與扶持，以便在教學研究中逐漸成為新一代大師。當年，北平招聘的年輕助教，華羅庚、邵循正、許維、陳夢家、沈有鼎等人，後來在西南聯大中都成為中流砥柱。

大師之「大」，還有一層內涵，就是不受外界干擾的恪守立場，這需要無與倫比的勇氣，就像馮友蘭先生所言：「在清華和後來的西南聯大，沒有靠政治力量進來的教授，也沒有靠政治力量進來的學生，特務沒有在學校公然活動，學校當局也沒有報告過黑名單，這些情況，在當時的大學中，也還真是比較少見的。」

琴台客聚 伍呆呆

文化傳統能跪出來嗎？

近日網上有一個熱傳的帖子，內容大約是說我們的物質幸福時代已過去，人們開始追求「新幸福」，所謂的新幸福，大抵就是指簡單的精神層面的富足。如此一來，「儀式感」也被囊括其中。

於是各種各樣的所謂「儀式感」便層出不窮。適逢農曆新年，小孩子跟長輩逗利是，長輩給小孩子派利是似乎也是儀式感的一種。今年便有格外多的老人堂而皇之地要求自己的兒孫給自己拜年逗利是的時候必須磕頭，美其名曰是感恩，是回歸傳統。這樣一來，對於從小已經接受過真正的傳統禮儀教育並一直遵照此類做法的人來說倒沒所謂，但有的人就不樂意了。

網上報道說有一位剛嫁入大家族的新媳婦跟丈夫回老家拜年，結果被夫家要求給家中幾十位長輩行跪拜禮，且要三跪九叩，新媳婦嚇得當場就假裝昏過去了，如此逃過「一劫」。另一位首次跟隨妻子到娘家過年的丈夫，娘家人覺得僅僅鞠躬行禮對長輩的尊敬不夠，非要丈夫跪拜，這位丈夫寧可掉頭打道回府，也不願向自己並不熟悉的長輩們屈膝下跪。而大多數的小孩子也不願意為了一封利是去行跪拜之禮，在他們眼裡，長輩和他們是人格平等的，所以他們怎麼也搞不明白過年逗利是和下跪有什麼關係，當然也有的孩子為了把利是拿到手，也願意配合大人走一走跪拜的過場。

我小時候過新年是要給父母和外公外婆磕頭拜年逗利是的，和玩得好的小朋友一起出去「掃街」跟鄰居或者陌生人逗利是的時候當然就不用拜，遇上有的喜歡捉弄小孩子的大人非要下跪才給利是，我們便扭頭去找別人。記得那一年，才六七歲的小夥伴妞妞特別想多逗點利是去買她喜歡的公仔書，結果遇到一位無聊的大叔讓她跪在路邊的水坑裡才肯給她利是，害羞的妞妞猶豫了片刻便老老實實地在水坑裡跪了，事後我們都躲起來罵那位大叔缺德。

過年時跪父母和外公外婆的時候心裡對他們是愛戴、是敬重，所以跪得理所當然，拜得心甘情願。後來我的外婆也漸漸地不讓我們跪拜了，她認為只要我們對長輩從心裡尊敬，內容遠比形式重要，她寧可我們多回去和她說說話，聽她講講古，而不願我們一年到頭才去跪在她面前給她磕幾個形式主義的頭。雖然後來再回外婆家去的時候，我們聽她的話慢慢地也不行跪拜禮了，但在心裡對外婆卻是愈發地尊敬了。

而那位捉弄了妞妞的大叔，根本就不值得別人的尊重。現下還有許多像那位大叔一樣的「長輩」，他們就像網絡段子裡所說的「文革的時候有一批青年，天天跳忠字舞，完全不顧老年人的感受。現在有一批老年人，天天跳廣場舞，完全不顧年輕人的感受。仔細一看，這兩批人其實是一批人」。大抵就是這樣的一批人，他們自己把社會風氣弄得如此之壞，還在這個人格平等的時代片面地宣揚屈膝下跪，想得到下一輩的膜拜，實在是有些荒唐。

中國從整體上尚未進入現代文明社會，幾千年來封建的陰影始終沒驅散，而中國人已經「跪」了幾千年，如果一些人以為跪領利是的形式就等於是恢復中華文化傳統，那簡直是對文化傳統的褻瀆。這對本已羸弱的中國青少年來說是一種很大的誤導，難道中國人還要繼續跪下去嗎？